

姐弟恋中的姐姐什么感觉？

我和个比我小两岁的男生在一起了……

他是我后爸的儿子，属于在大街上遇到会忍不住用眼睛偷摸摸量他腿长的那种男神级别……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他心里我是个身经百战的茶艺大师，撩遍了全公司的男人，连他这个和我算半个亲戚的弟弟也不放过……

所以他一直冷嘲热讽，到了后来又咬牙切齿……

1.

就在今天，我继父的儿子，即将在我妈热情积极的安排下搬进我租住的小屋。

我妈打电话叮嘱说，人家刚毕业，实习期工资低，又不愿意用家里的钱，让我做姐姐的多照应照应人家。

我想着自己每月到手的那点微薄工资，默默点了点头。

大不了一起喝西北风。

据我妈说，我这个弟弟特别优秀，985 重点院校毕业，身高样貌皆是一流，要不是她和我继父处成了，就把他介绍给我了。

我妈算盘打得真好，我很钦佩她。

作为一个从小渴望陪伴的独生子女，突然多出个一表人才的弟弟，我内心隐隐有些激动。

门一开，我可爱的弟弟站在外面，面无表情地和我打了声招呼，「你好，我是林其。」

「我知道啊。」我露出可亲的笑容，主动替他拿行李箱，「快进来吧。」

「这是你的房间。」我把他领进卧室，「之前住这里的女生搬走后就一直空着，我刚打扫出来。」

事实是我刚发了朋友圈招租，就被我妈截了胡。

他点点头，「等工资发下来，我会把房租给你的。」

弟弟真懂事。

我热心地帮他收拾东西，还问他饿不饿，要不要我做饭给他吃？

结果人家冷淡地来了一句「谢谢，不用了」，直接进了房间，不忘把门带上了。

十几分钟后，他拿着一件黑色蕾丝文胸走出来，蹙着眉头问：
「这是谁的？」

正在吃泡面的我满脸通红地跑过去，张着油光锃亮的嘴说：
「是我的。」

他目露怀疑地瞥了我一眼。

我补充，「我去阳台收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落下的。」

他将文胸丢给我，说了声「以后看好你的私人物品」，就走了。

我望着他俊秀的后脑勺，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

这小子对我铁定有点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说话柔声细语，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斯斯文文，乖巧听话。妈妈教育我要善于倾听，真诚待人，所以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总是认真看着别人的眼睛。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这个样子成了很多女生眼里不受待见的绿茶。

特别是我看男人的眼神，水润润的装出一副很单纯很好骗的样子。

其实我看谁都那样。

我散光。

林其，我的便宜弟弟，不巧就在我们部门实习。

他肯定从同事嘴里听说过不少我的传闻，所以坚定地认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另有企图的茶艺操作。

我一个人住习惯了，第二天早上，迷蒙着一双睡眼进浴室，里面水雾腾腾的，我熟练地抓起牙刷挤牙膏，并打了声招呼，「这么早起来洗澡啊。」

没人回应我。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一个转身。

淋浴间的玻璃门没关，里面站着一个湿哒哒的裸男，反应很快地抓起浴巾围住了下身。

我被他这一系列迅猛操作震惊当场，宕机地望着他滚着水珠的腹部肌肉和下方若隐若现的人鱼线……

脑海中晃过刚刚在镜子里惊鸿一瞥的某个毛绒绒的……

「弟弟……」身材真好啊。

他磨牙，「麻烦把门关上，谢谢。」

哦。

我呆呆地走出去，忽然意识到。

他用了我的白茶花味沐浴露。

2.

林其顶着和我同款茶香进了公司，并且假装不认识我。

我很上道地假装和他不熟，连他名字都记错成了米其。

在卫生间门口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我清晰地看到他嘴角抽搐了一下。

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虽然林其对我态度一般，他毕竟是个才出校园对职场懵懵懂懂的小年轻，我身为姐姐和前辈，理当多照应照应他。

但很快我就发觉自己操错心了。

我实习期犯过的那些错，他好像脑袋后面天生比别人多长了根筋似的完美规避了。也不像我那会儿一天到晚被使唤着跑腿打杂，要不然就被干晾着无事可做，就连人缘也处得比我强，没来几天就融入进了我们部门的节奏氛围里。

倒是其他几个同期的实习生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小小的眼睛里写满了对于社会的无知和迷茫。

亏我还特意把一些领导的小习惯和与几个同事的相处之道传授给他，他那时对我笑了笑，我以为是感激，隔了几天才回过味来。

他喵的。

他是不是觉得我把全公司的男人都勾搭了一遍。

于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成了同住一个屋檐下能不说话绝不搭腔，没有温度的室友关系。

转机源于半个月后，林其照常起床洗漱，烤了两片全麦吐司当早餐，却发觉一向喜欢和他抢洗手间的我竟然迟迟没有出房间。

出于仅存的那一点人性，他迟疑地敲了敲我房间的门。

没有回应。

等了三秒钟，他走了。

他喵的，他对我这个异父异母姐姐的关心就只有三秒。

蜷缩在床上发烧疼痛一夜没睡的我，艰难地拿起手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走到小区门口又折返回来的他一进门，看见的就是我一张蜡黄的脸，瞪着充满红血丝的眼睛虚弱地望着他。

他惊了一下，「你怎么了？」

我说：「我胃痛……」

他蹙了蹙眉。

「一整晚……」

他朝我迈开步子。

「诶等等……」背后的枕头被拿掉了，我抓住他的胳膊，「我现在胃绞痛……不能有剧烈动作……」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我期待中的公主抱并没有到来，他只是把我搀了起来，然后问我，「你能不能走？」

我能走，我能走叫你干啥。

我瘪嘴点点头。

「等下，我换个衣服。」我走了两步，又一次叫住他。

我意识到自己还穿着一件开满灿烂菊花的睡裙。

「你自己换？」

「你有别的意见？」

于是他走了出去，我艰难地找了条裙子套上。

开门之后，他打量了我几眼，「有什么区别吗？」

「……」小菊花没有了！你看不见吗！

林其开着我从我妈那里继承来的小破车送我去医院。

「假请了吗？」我忧心饭碗问题。

「请了。」

「哦。」我一想哪里不对，「你请的我们两个人的？」

他没搭理我。

那领导岂不是就知道我们俩住一起了。

我开始捉急即将到来的舆论风波。

到了医院，林其扶我坐到椅子上，拿着我的身份证帮我办卡排队挂号。

候诊室外，我紧张地抓着他的袖子，「不会是胃癌吧。」

他看我实在害怕，缓和了语气，「应该不会的。」

应该？

我脸色惨白，哽咽，「要是我不行了，以后咱爸咱妈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孝顺他们……」

林其被我的悲伤感染，也微微蹙眉，很好心地没挣脱我的手。

一通检查过后，我才知道不是什么胃痛，而是胆囊炎发作，之前一直胃烧、反酸就是前兆，原因无外乎是不吃早餐作息不规

律，暴饮暴食之类的。

得知不是癌症，诶嘿，我精气神又回来了。

护士小姐姐拿着吊瓶过来要给我扎针，我吓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嚶嚶嚶地问能不能不打针，咱乐意吃药。

「这是解挛针，打完你就不痛了。」

我还是害怕，甚至有点发抖。

林其把我的脸别过去对着他，摸了摸我的头，「听话。」

啊？

我一愣。

就在这时，手背传来细微的刺痛，一个凉凉的东西扎进了我的血管。

护士小姐姐笑嘻嘻，「好啦。」

林其面无表情地收回手。

护士小姐姐冲我暧昧地眨眨眼，「小男朋友好帅。」

我想解释来着，但是林其一脸「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的表情。

一向以小淑女自称的我，忍不住在心里骂骂咧咧诅咒他。

输完液，我确实好受多了，林其忙前忙后帮我缴费拿药，还跑去医院一楼的小超市买了三明治给我垫肚子，我心里有了一丢丢感动，回家的路上情不自禁地说：「要是有个能陪我看病照顾我的男朋友就好了。」

我本来是感慨自己孤身漂泊好生凄凉，没承想林其深深瞟了我一眼。

那眼神仿佛就在说，你在想屁吃。

我为什么要话痨！！

为！什！么！

把我送回家，他将矿泉水和药放在一边，说他去公司了，我醒来记得自己喝药。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生怕一个不好又说错话让他误会。

「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林其突然温柔了语调。

我张大嘴，愣愣瞧着他。

他嘴角勾起一个揶揄的笑容，合上门走了。

我撑着虚弱的身体大力拍床！！

3.

药物作用下，我香香甜甜地睡了一觉。

如果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件尴尬到让我想连夜打包行李离开这座城市的事情，我宁愿一睡不醒。

睁开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起身下床，两只脚刚刚踩在地上，小腹突然涌出一股热流。

一股绵绵不绝、大有破防之势的热流。

我心里一凉，捂着屁股飞快地往洗手间跑。

与此同时，门外响起按密码的声音。

「啊……呃啊！」

是谁丢了颗珠子在地上！！等等……好像是我前两天丢的手串……

林其听到我的惨叫，紧张地走到卫生间门口，「肖宛，你没事吧？」

是的，我看家里没人就没锁门。

但下一秒，门被推开了。

于是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我以一种极其扭曲，充满睿智的姿势栽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条染血的胖次。

我连忙把胖次藏到背后。

此时此刻，我是这么庆幸自己穿了长裙，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失。

林其沉默了几秒。

然后开口问我，「需要我出去吗？」

??? 这么冷血无情、袖手旁观的人竟然是我的弟弟！呵呵！

我冷笑一声，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强地爬起来，结果还没动，我的腰和胯骨就钻心地疼。

许是看我奋力扭动的模样过于辛酸，他默默走了进来，将我的胳膊搭在他脖子上，一手插入我膝弯。

今天的我，终于还是获得了，公主抱。

微笑。

「啊……」我呻吟一声，「轻……轻点……」

林其这个睫毛精停顿了一下，放慢了动作，一步步挪进我的卧室，将我轻轻放下来。

「等一下……我腰平躺不下来，侧着点……」

他调整姿势，将我侧身放到床上。

蓦地，他收回手的动作一滞。

我的屁股蛋子感受到了丝丝凉意。

我猛然意识到什么，也是一僵。

「你裙子掀起来了。」

他说。

一阵兵荒马乱过后，我勉强恢复了人形。

「你有没有看到……」我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

「有。」他坐在床上淡定地替我膝盖上的伤涂药，评价道：

「丑丑的。」

丑，丑，的。

这三个字犹如晴天霹雳，让我浑身麻木。

……他以为他的就美美的吗？！还不是黑糊糊……好吧，我没看清。

「胆还痛吗？」他仿佛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大影响力，自然地转移了话题。

「……不痛了。」不要你管。

「嗯。」他收起碘甘油，站起身，「如果明天身上还痛，我们就上医院。」

呵呵，肯定痛啊，我心肝脾肺肾都痛。

隔天早上林其亲手做了早餐给我，坦白说，他手艺不错。

但是我还是为昨晚的事情耿耿于怀。

尤其是他那句评价。

难看？我觉得我受到了严重侮辱，忍不住开始怀疑林其是gay。

什么男生会觉得那里难看？

就在我为林其的一句话纠结不已，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我和我未来男朋友的和谐关系，甚至在认真考虑要不要美容院做个私处整容的时候。

察觉到我食不下咽、心事重重的萎靡状态，林其将杯子往我面前一放，蹙着眉问我，「你怎么了？」

他这一问，我禁不住心里一酸，热泪盈眶，「以后我男朋友要是因为这个讨厌我怎么办？」

林其反应了一下才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他表情有点奇怪，张了张口，估计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

「其实也不算难看。」他思考了一下，说：「还看得过去。」

我：「……」

4.

我妈叮嘱我，要好好和林其相处，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看待，工作上他有不懂的地方要多教教他。

呵呵，他比我懂多了，各种意义上。

连夜安裤和成人纸尿裤不是一个玩意儿都懂的男人，还有什么是他不懂的吗？

我委婉地说：他很厉害，我教不了他。

我妈：那你就跟人家多学着点，姐弟俩出门在外要互相照应！

我没敢告诉她，我最近连一日三餐都是林其做的。

他每天早上准备一份便当让我带到公司，问题是菜都清淡得看不到半点油星，我最讨厌的西蓝花，每天都有！！

有一天来我这里取数据报告，他一低头瞧见垃圾桶躺着几坨熟悉的西蓝花，缓缓抬起头深深看着我。

我连忙摆出无辜脸，想表明它们是「不小心」掉进去才没吃的。

我本以为第二天的便当里就不会出现西蓝花了，结果还是有，而且独霸一方，林其要求我吃完拍照给他，饭盒和垃圾桶的照片都要拍。

我……我含泪吃了一整碗。

新来的小帅哥请全部门的人喝奶茶，分发完毕还多出一杯来，小帅哥眼睛一扫，将多出的那杯放在了我面前，笑咪咪地说：「小宛姐天天吃素，多喝一杯也不怕胖。」

小伙子刚才弯腰的动作有点帅，弄得我心脏漏跳了一拍。

林其路过我的工位，目不斜视。

一分钟后，我收到一条微信。

林弟弟：别喝奶茶。

然后他转发了一则胆囊炎注意事项及饮食禁忌给我。

其中一条就是奶茶里面含有的化学物质、脂肪比较多，喝后不容易被消化、吸收，有可能会促进胆汁分泌增多，导致症状加重。

我发了个软妹噘嘴的表情包过去。

我：那好吧，弟弟对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他：[微笑]别多想，我爸知道你生病了很担心，嘱咐我多照顾你。

……看来我们都是被迫营业。

苦逼广告狗不配拥有好身体。

光是产品推送的方案就被否了好多次，领导一声令下，甲方不满意就改到他无话可说，我只能硬着头皮加班。

9 点、10 点、11 点……

幸好还有同样苦逼的姐妹陪我一起。

林弟弟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快了快了，我一会儿打车回去。

小破车车龄太老，被送去换减震器了。

终于结束了一切，我跟 Carrie 拖着肾虚的身体走出公司。

然后就在电梯口遇见了林其。

彼时他拿着把滴水的伞走出电梯，看见我面上的表情一顿，然后停在了那里。

我一愣，「外面下雨了？」

他点点头。

我大为感动，「你是来接我的？」

他微笑不语。

身后的 Carrie 站出来，面露惊喜，「你真的来了？」

她熟稔地上去挽住他的胳膊，语气娇憨，「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在一旁呆若木鸡。

豁。

办、办公室恋情？林弟弟才来几天啊，他们俩什么时候看对眼的？

我们三个站在狭小的电梯里，周身溢满了快活（Carrie）的空气。

Carrie 打了车，还很好心地问我要不要一起，先让司机把我送回家。

我摇摇头，心想今夜的林弟弟该归属何方，是我那略旧但温馨的小窝，还是 Carrie 冰冷的高档公寓。

结果很显然，男人是个现实的动物，他看了我一眼，撑着伞和 Carrie 走了。

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我望着滂沱大雨，还有距离我两公里还需 10 分钟赶到的滴滴车，默默握紧手机，进了一旁的便利店。

就在我端着关东煮准备填补内心空虚的时候，自动门响了一声，林其竟然回来了。

他接过我手中的纸杯，对店员说一句，「给她来根玉米棒。」

他自己也不吃，把关东煮送给了店员。

我眼睁睁看着浓香四溢的关东煮离我远去，手里多了一根黄不拉几、甜不溜丢的玉米棒。

5.

车来了，林其跟我一起坐了进去。

我问：「怎么就回来了？」

我的潜台词：不过夜吗？

林其似笑非笑。

我灵机一动，「前女友？」

他「嗯」了一声。

这是准备复合吧？

我欲言又止，纠结要不要把 Carrie 和经理有一腿、结果被经理夫人发现、目前在想方设法逼她走人的事情告诉他。

否则她也不会沦落到和我这个社畜一起加班。

林其又淡淡说了一句，「好兄弟的。」

我闭上嘴，懂了。

我 giao，怪不得他那么讨厌绿茶。

.....

第二天上班，林其被经理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中午饭，我路过林其工位，发现他桌上多了份别的项目的整理报告，这是物资部那边的工作，杂碎又繁冗，也不该由他负责。

我严重怀疑这是经理看出 Carrie 对他有意思，公报私仇。

后来才知道其实是林其那晚拒绝了她，Carrie 恼羞成怒，去经理那里打小报告，说林其骚扰她。

一直到下班时间，林其都没有离开过座位。

以目前的工作进度，林其本来就忙不过来，如果经理再施压，我真有点怕他猝死。

出于对他的同情和对弟弟的爱护，我毅然放弃了同事请客吃小龙虾的诱惑，留下来帮他。

整理了整整五个小时，完成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眼睛看东西都是花的。

紧跟着我一起身，「嘎吱」一声，腰差点折了。

「你没事吧？」林其问。

「没事，但不完全没事。」

我现在非常理解他对绿茶的怨念了。

回到家，林其良心发现一般带我去小区楼下的烧烤店。

虽然点的都是素菜，但我已经痛哭流泪了。

吃的时候他一直笑笑地睨着我，东西没动几口。

吃饱喝足，我一下子觉得他顺眼不少。

「请客吗？」

「请。」

.....

好不容易迎来了周末，我翻出小裙子把自己捯饬了一番，打开小破站一步步跟着美妆博主的指导，努力化了个精致的妆容。

林其难得睡到 10 点起，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进洗手间，然后就被镜子里的自己美到了。

原来我这么好看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挤眉弄眼暗示林其，「姐姐这一身装备怎么样？」

林其正在挤牙膏，闻言扭过头认真端详了我一会儿。

那眼神明晃晃的，看得我都有些害羞了。

林其说：「刮刮胡子应该很漂亮。」

「……」

我气得鼻子都歪了。

决心要用他最讨厌的方式好好报复他。

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望着里面丰富多样的新鲜蔬菜，我豪气顿生，「今天就让姐姐亲自下厨好好招待你！」

林其端着牛奶倚在门边，挑了挑眉，「期待。」

将一盘色泽鲜艳的番茄炒蛋端上桌，我一脸自得地看着林其。

他见我这么自信，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

嚼着嚼着脸色变了，端起杯子「吨吨」喝下了一整杯奶。

「你想毒死我吗？」

来了。

「咸吗？」我皱起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委屈地说：「不是我多放盐，而是炒菜的时候很想你，眼泪掉进了锅里。」

果不其然，林其向我投来关爱智障的眼神。

我再接再厉，「我做菜给你吃，你前女友知道了不会生气吧？」

他愣了一下。

「你还和我合租一个房子，你前女友知道了不会打我吧？」

「……」

「好可怕你前女友。」我怕怕地捂住嘴，「不像我，只会心疼didi～」

他终于受不了了，「闭嘴。」

我大笑哄笑狂笑而去。

傍晚，我穿上五厘米的小细跟，准备出门和我闺蜜蹦迪。

林其叫住我，「这么晚出去做什么？」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才 6 点，晚吗？

年轻人，这算晚？

我诚实地回答，「去酒吧。」

「不许去。」

??? 我没听错吧。

「为什么？」我大胆提问，希望得到合理的答复。

「没有为什么。」

岂有此理。

「我还比你大两岁呢，你凭什么管长辈？」

林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朝我靠近。

他人高马大的，天然就有一股强者的气势。

我怂了，「我就是去和闺蜜聚聚，不会玩到很晚的。」

「和闺蜜聚要去酒吧？」

他往前一步。

「和闺蜜聚要打扮两个小时？」

他继续往前，直到在我面前站定，低头嗅了嗅我颈侧，「还喷了这么重的香水。」

我那是体香！！

「我总不能一直单着吧！我都 25 了！」还是母胎 solo 呢。

「去那种地方找男朋友？」他像是在讥笑。

我有些生气，「不行吗，她们可以给我介绍啊！」

诶嘿？

眼前陡然天旋地转。

他！林其他！竟然把我给扛回去了！

重点还是他的房间！他的床上！！

嗅到四周那明显属于他的气息，铺天盖地地朝我涌来，包括身下柔软又异常平整的床铺，我僵住了。

林其压在我身上，蹙眉望着我。

难道青春期的他躁动不安，朝夕相处间被我的女性荷尔蒙吸引，爱上我了？？

这该如何是好呢？虽然我对他也有一丢丢好感，可毕竟他爸是我爸，我妈也是他妈啊！

我们要是领证了，这伦理关系该怎么算啊？

「你是不是胖了？」他突然开口。

嗯？

「双下巴都这么厚了。」说着，他单手打开 iPhone 原相机，对准了我的脸。

「……」

望着镜头里浮粉的自己，一股热血瞬间涌上我的脑门，我一个没控制住……伸出了罪恶的小手。

「啊。」林其闷哼。

呃，我本来想掐他的腰，但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掐在了他胸前某个……凸起的部位上。

他瞪大眼睛，满满的难以置信。

谁让他嘲笑我的，我这是……报复！

他压制住我的挣扎，冷冷的，「你信不信我捏回来。」

我不甘示弱，「你捏啊！」

他没动。

「呵，我就知道你不敢……」

一阵安静过后，我们面面相觑。

他真的把手放在了我胸上……罩住了我的 34c。

就在这相顾无言的尴尬时刻，我的手机铃声好似救星一般响了起来。

林其迅速起身放开我，我抓起手机，望着上面「妈妈」两个字，从未感到如此亲切。

接通后，我动情地喊了一声，「妈。」

「宛宛啊，你和小林吃过饭没有啊？妈妈和叔叔马上就到你那儿啦。」我妈笑呵呵补充了一句让我二人心里一惊的话，「还有十多分钟吧。」

「……怎么突然就要来啊？」我拼命用眼神暗示林其。

「你们俩孤身在外打拼的，大半年也见不着一次面，想来看看你们的生活环境嘛。」

放下电话，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也不知道我在紧张个啥。

林其「刷刷」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给我，撸起袖子，「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我去烧菜。」

「……不然出去吃吧？」

他看我一眼，「你忘了你的病？」

……行吧，说不准看到我和林其亲如一家的相处模式，我妈就不会多想了。

等等，多想？我和他本来就没什么啊。

我吭哧吭哧拎着大兜子菜和水果回来，随手拿起一个大白馒头啃了一口补充流失的体力。

林其的视线落在我手中胖胖软软的馒头上，一顿，眼中闪过什么。

我猛然意识到什么，脸上腾地燥热。

6.

很快，我妈和继父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门口。

我妈从进门起就开始感叹，「小林来了以后，你这屋瞧着可比从前那会儿干净多了，窗帘洗了？沙发垫也洗了？」

「洗了洗了。」我敷衍着接过她手中的袋子，望着她身后略显拘谨的林叔，半天憋出一句，「叔叔来了，叔叔辛苦了。」

林叔笑着点点头，估计他也没听清楚我说什么，我俩望着对方傻笑。

笑着笑着，我脑门上被轻敲了一记，林晋俯身给两个人倒泡好的茶，「去把水果端过来。阿姨，爸，坐吧。」

我妈继续夸奖林其，「小林真能干啊。」

之后她的这句话，分别出现在了林其给大蒜剥皮、林其要求我给他系围裙、林其大火炒菜、林其做汤、林其帮她开电视倒瓜子。

导致我后来一看到林其，脑子里就会出现：他真能干啊。

而我，负责和林叔在一旁附和着傻笑几声。

终于，五菜一汤被端上桌。

我小心翼翼地问：「二老在这边待几天啊？」

「我们是去自三亚自驾游的，顺道过来看看你们。找个酒店睡一晚，明天就走了。」

我松了口气。

「我给你们订酒店。」林其掏出手机。

「让宛宛来就好，你这才刚毕业的……」

「没关系，上个月的实习工资已经发了。」

于是我又听到了那句熟悉的，林其真能干啊。

只不过这次后面加了一句，不像我们宛宛，只会吃饭。

真在端碗干饭的我噎了一下，林其把自己的水杯放到我手边。

然后微笑着拿起一个大白馒头递到唇边，咬了一口。

「瞧你，别说了，宛宛脸都红了。」林叔笑呵呵地跟我碰了碰杯，「女儿就是要疼的嘛，以后有什么家务都让林其干，总不能让他白住是吧。」

我胡乱点点头，连忙喝口热水压压惊。

吃过饭，时间不早了，妈和林叔准备离开。

等电梯的工夫，我妈又开始例行教育+嘱咐。

电梯门咔嚓一声开了，二老走了进去。

林其牵起我的手，笑着对我妈说：「阿姨放心，姐姐我会好好照顾的。」

我妈露出欣慰的表情。

妈，您欣慰早了。

.....

部门聚餐，林其被那几个老缺德鬼灌醉了。

他还是太嫩了，别人喝一半吐一半泼一半，就他实诚地一口闷。

若不是知道他的感情经历基本为负，我都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为情所困。

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他那时候在纠结自己怎么还是栽我手里了.....

Carrie 坐在他斜对面，哀怨的小眼神一直往他身上瞅。

我隐隐看见领导的脸又有变绿的迹象。

最后只能由两个男同事架着烂醉如泥的林其去到马路上打车。

经理问：「有谁和小林顺路吗？」

Carrie 上前挽住林其的胳膊，很自然地说：「交给我吧。」

那情形宛如她就是林其的女友本友。

林其站在原地半阖着眼睛，好像真的醉得没有清醒意识了。

我还没来得及挺身而出救他于水火，车子一来，林其就顺势倚向我，半边身子的重量都靠在了我瘦弱但丰满的身躯上，一只手甚至搭在了我肩头，「她送我就好。」

经理心情大好，和蔼地吩咐我要把小林妥当送回家，辛苦我照顾他一夜，明天迟点来也没事。

……这么用心良苦的吗。

坐进车里，我狗胆包天地用冰凉的爪子拍了拍他俊俏的小脸，「嘿崽子，认得我是谁吗？」

「啪啪」两声。

林其的半边脸，红了。

他慢慢睁开布满水汽的眸子，定定望着我。

我一阵心虚。

好在没一会儿他又安静睡去了。

司机师傅笑呵呵地问我：「男朋友喝醉啦？」

「不是男朋友，是弟弟。」

「哦，亲弟弟啊？」

「不是……」

「哦～姐弟恋嘛，时髦啊。」

我虚弱地回，「也不是……」

我放弃了解释。

不是亲姐弟，又住一起，算什么呢？也不是谁都像我妈那么心大的。

千辛万苦，历经艰辛，连扛带拽，我终于把一米八几大个的林弟弟折腾进了房间。

虽然中途分别让他被玻璃门撞了头、被电梯门夹了腿、摁密码锁的时候没扶稳让他滑倒磕到了后脑勺。

所以你说说，年纪轻轻的干吗学别人逞强喝酒呢。

希望他明早醒来发现浑身都痛的时候不要联系到我身上。

把他丢在沙发上，我拍拍手进浴室洗澡了。

好在林其酒品还算可以，除了疑似有裸睡习惯，把衣服裤子脱了乱甩之外，老老实实睡了一夜没有作妖。

我捂着鼻血给他盖了条毯子。

隔天清晨，林其捂着宿醉后酸胀的额头，嘟囔着，「我身上怎么这么痛……」

他狐疑地看向我，「你对我做了什么？我衣服呢？」

呵，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能对你一个大小伙子做什么。

我幽怨地说，「是你自己非要脱的……要不是我及时制止，你连内裤都保不住。我跟你在那拽了好久……你瞧瞧你裤腰带是不是松了……」

他听不下去了，「别说了。」

「哦。」

林其的脸绿了又绿，把毯子往身上一裹，快步走进了洗手间。

听着那绵长的放水声，我都要笑死了，昨晚喝了那么多酒，又憋了一夜，亏他腿长跑得快……

林其顺带洗了个澡，胯间围了条浴巾，擦着湿漉漉还在滴水的头发出来，整个人显得冷静许多。

他往沙发上一坐，「我有没有告诉你，我是个很传统的男人，看了我的……」

他停顿了一下，「就要对我负责。」

???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脸蹭地一热，大声嚷嚷，「可我不想对你负责!!」

他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认真看着我，「那就我对你负责。」

我：「……」

冷静下来后，我表示疑惑，「你不是讨厌绿茶吗？」

他慢悠悠地，「能降得住就好。」

你以为你是孙大圣吗。

「我这种高阶混合型绿茶，我劝你不要轻易下手。」

虽然他低头喝咖啡没有说话，但我还是从那双含笑的眼睛里看出了他的潜台词：就凭你那脑子？

好气哦，更气的是，我都已经这么努力在生气了，还是好想和他谈恋爱。

正式确定关系后，我和他开始琢磨怎么和爸妈交代……

爸(妈)，我和你儿子(女儿)在一起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是紧密结合的一家人……

总感觉会被我妈一刀劈死。

我颤颤巍巍地给我妈打了电话，吞吞吐吐说明了情况。

没想到我妈出乎意料的奔放，「你俩之间的那点事我上次去就看出来了，他连你的生理期都记得，还知道不要让你喝凉水。」

不是妈……他记得我生理期是因为……

「俗话说子肖其父，林其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你嫁个他这样的总比嫁给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好。行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内部消化，你林叔那边我去搞定。」

林其在一旁露出了微笑。

我瞠目结舌。

放下手机，林其的手慢慢搭在我腰间，声音有些涩哑，「既然他们都同意了，那我们……」

「不行。」

「为什么？」

「我怕你看到了又嫌丑。」

「……」

就这样，我和小我两岁的继弟在一起了，等他转正我们就订婚。

（正文完）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 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